

《繁花》的腔调很有门道

看懂王家卫读懂金宇澄 才能更好地聊《繁花》

2024年的开年大剧，当属王家卫导演的《繁花》。虽然电视剧已近尾声，《繁花》激起的浪花正在奔腾，过于王家卫化的《繁花》让有些观众“上头”，也让某些观众“一头雾水”，但收视率一直“高高在上”；剧中迷人眼的黄河路又在上海火了起来，和平饭店都适时推出的“繁花”套房和套餐十分火爆，一部剧掀起一座城的文旅热，又在《繁花》这部剧验证了。

《繁花》何以开出繁花？剧中频繁出现的台词“腔调”，很好地定义了这部剧。

上海腔调、阿宝腔调、玲子们的女性腔调，共同成就一部有“腔调”的《繁花》。剧里剧外，故事与生活。看着《繁花》，观众们也正是沉迷于一种“腔调”，一种上海“腔调”，上海作家金宇澄把这种腔调写成小说文字，香港导演王家卫调成光影故事。妙的是，王家卫抽取了1990年代初的时代感，通过阿宝来看上海的变化，缓缓讲述了上海滩“盖茨比”的故事。这部剧具象化地以个体记忆浓缩时代历程，唤起时代奔腾浪潮中的集体共鸣。

电视剧的两种讲述 一定要看沪语版

学者许纪霖说《繁花》好看，一定要追沪语版。上海之外的观众也纷纷表示，沪语版比普通话版更有看头。“开始看普通话版本觉得有点普通，切换到沪语版，不曾想‘耳目一新’。”

王家卫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《繁花》是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致敬和回忆。他心中的上海是一个充满情怀、有着独特历史韵味的地方。这种情怀促使他在拍摄过程中更注重画面美感和氛围营造。于是，王家卫视觉风格下，《繁花》腔调十足。为了还原那个色调奢美的年代，剧组复刻了一个整个“黄河路”。精致的城市符号凝练成浓郁的上海风情，历尽沧桑的弄堂，乱花迷眼的霓虹灯，人潮涌动的南京路……

金宇澄的《繁花》原著里有一千多处“不响”，余味悠长。在这些留白之处，读者需要在“不响”中揣摩出上海何以诞生出阿宝、玲子、汪小姐这样的人物。王家卫说：“是什么让阿宝成为宝总，一夜之间成为时代弄潮儿，书里没有体现，我们可以‘补白’相辅相成。”

王家卫对上海腔调的偏爱，特别推出了两个版本《繁花》，大概上海话讲上海故事，更符合《繁花》腔调。王家卫几乎把今天活跃的上海籍电影明星，全部请来。正如许纪霖所言，“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听他们讲的一口上海话，感觉是很亲切的。《繁花》讲的不是宏大叙事，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清明上河图，听上海话版，你才能真正领略到里面的妙处。这些上海籍演员的上海话，有几个说得太棒了，像老戏骨游本昌，讲的上海话连我都不会说，这是老一代人带点苏州腔的有点糯，很有味道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繁花》里的另一种声音——音乐，也是值得品味的。比如具有时代特色的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祝酒歌》，比如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港台流行歌曲；邓丽君的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、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、Beyond乐队的《光辉岁月》《喜欢你》《不再犹豫》、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赵传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、王杰的《安妮》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》、草蜢的《红唇的吻》《忘情森巴舞》等等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，流行歌曲也是时代的一种记录。在《繁花》中，王家卫用了许多流行一时的歌曲，紧踩故事推进的节奏，展开了流行乐发展图卷。



小说的一种注解 沈宏非狂批《繁花》

“这部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，补白了我六十年代来香港后的上海面貌。《繁花》是上海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它是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座城市发展写照，代表了上海的精气神。《繁花》是让全世界了解上海、上海人以及上海文化的一部辞典。”这是王家卫对小说《繁花》的评价。

剧集里的故事有限，打开小说可以读到更多。电视剧《繁花》火爆的同时，原著小说《繁花》出了一个新版——《繁花(批注本)》，本书脱胎于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繁花》，特邀作家沈宏非批注，著名设计师姜庆共排版设计。《繁花》穿插于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之间，人物在两个时空交错叠替，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式表达，书写了一部

上海的繁华传奇。《繁花(批注本)》在原著的基础上，对其中的方言词汇、特殊表达、重点情节加以批注和



胡歌饰演的“宝总”带着观众进入时光里的上海。



《繁花·批注本》内页。

鉴赏，解构《繁花》一书的精巧结构和艺术细节，带领读者深入感受《繁花》的美妙世界。

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看热闹，多少也得有些门道。“批注的作用，只能提供一些看热闹的门道。”沈宏非说，“一部《繁花》却始终是众声嘈杂，谈兴甚浓，从头到尾响个不停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人挤人，话赶话，不分场合，不舍昼夜，一切皆在话下。”对于沪语特辑里出现的台词“洋盘”，沈宏非批注：上海话，指外行、冤大头和受骗上当者。上海开埠，十六铺码头每日货物开盘，往往给老外买家单开一个高价盘口。又做“佯盘”。“搭界伐”也做了特别详实且通俗易懂的注释：其实上海话最特别的“搭”字词条，应是“搭界”——即“有关”，但使用频率最高的，不是肯定的“搭界”，而是否定的“不搭界”、或其最高等级“浑身不搭界”，而以反问句“搭界伐”出现时，语势最为铿锵有力。对于“阿宝”这个人物，沈宏非根据上海时代特色，点响了原著里诸多的“不响”，明明白白讲给读者。

作家毛尖评价：金宇澄不响，沈宏非狂批。她读“批注本”，还特别留意到沈宏非不仅充分展现自己食神本色，遇到“菜泡饭”“虾籽鲞鱼”“烂糊三鲜汤”“糯米双酿团”“西湖莼菜羹”这样的地方美食，立马展现专业知识和个人权威，而且一手一脚提溜进汁水丰富的历史人文……

“上帝不响，像一切由我作主”是《繁花》的卷头题词，凸显“作者”主体。沈宏非批注后记名为《老金不响，像一切全由我做主》，以一种风格，一派路数“响”金宇澄之“不响”。

当然，在你看《繁花》，读小说时，如何“响”，在于你。

观海新闻/青岛晚报/掌上青岛记者 贾小飞